

一段往事

作者：林杨陈



这是发生在2002年的事，我们一家从雅加达搬回万隆居住，就在自己家中开起门诊来，第一天的门诊早上才开的门，就来了一位还不算老的老太太，在病历表上写的岁数是57，名字是刘琴珍。她有一张很好看的脸孔，还有一身算是苗条的好身材。

我给人用脚部反射区指压治病，病人是要添写病历表的，因为疾病是不可能只压一次就好的。

我看她一个人，就问她：“你的先生没有陪你来啊？”

“我已经没有了先生。”她平静地说。

“喔……对不起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不要紧，我听朋友说，林先生会治疗好多种病，我腰酸骨痛了好几年，太极也练了两年，就是还不见得好。”我看她带着满身的凄苦很不甘心的说着。

我在她脚上查了

她的病，对她说：“你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。”

“我一生苦住命……”她哽咽住口。

看得出，她是一个有故事的人，我就慢慢的问她：“你的先生是为了什么过身的。”

“我们两个都是苦命人……”她幽幽地说：“在我27岁嫁给她时，由父母做主嫁给雅加达一个富家子蔡伦敦，可惜蔡伦敦从小娇生惯养，搞到弱多病。结婚了二三年，我都生不出孩子，却因雅加达的一场大暴乱被暴徒冲进公司杀了几个职员，把家产都打劫一空。从此，没有经验的丈夫就把家产败了个七八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接下说：“结婚的第四年，蔡伦敦出骨刺，去新加坡做手术治疗，回来腰部更痛，经雅本地医生检查，发

是手术失败，建议他再去新加坡由原医生的纠正，结果第二次的更惨，更令他直不起身来。更惨的是，他的颈椎又长出骨刺。这次他就不敢再去新加坡了，就由雅加达本地的医生开刀手术，并顺便把他腰椎失败的手术纠正，他才能够直起身来走路。两年来的腰椎颈椎治疗，用去了好多钱。加上因为暴乱公司没了，生意的他就一贫如洗了。好在我在万隆不结婚的姐姐会缝制女用的睡衣，女用的内衣卖，为了维持的活，我就拿姐姐做的成衣带到雅加达，拿到左邻右舍去兜售，两口子糊口的事总算勉强解决了。

她压住哽咽，停了再说下去：“我丈夫身体缠着疾病，再加上心中凄苦，最后就抑郁而死。成了孤家寡人的我，就搬回万隆与姐姐同住，我们的姐妹合作做起了缝制的小工业，生活是没有问题了。”

她用手背擦了擦眼淚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年纪有了，跟随着岁月的病痛也就来了，听人说去打太极拳能够消除这些病痛，我就成了万隆场上太极组的一个成员了。我想，人这么多，应该可以兜售我们的成衣了。唉，人多了，五花八门的形形色色的人也跟着多了。我在太极组里受到的白眼比起卖出的衣服多，那些打扮

髦的老太太很看不起我，总是冷言冷语地奚落我，为了生活，我只有把苦水往肚里吞。”

我听了她的话笑了：“你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狗眼看人低，狗一看到生人就汪汪叫，那些老太婆的冷言冷语就是汪汪叫，她们只是几只狗而已，你又何必为了几只狗而去吞苦水呢！”

她听了我的话，先是睁大了眼睛愣了一下，然后像是开悟了似的，大笑了起来：

“哈哈……”笑完了就一脸轻松。

我看了很是高兴，她凄苦的心理病解除了。我和西医的心理医疗师不同的是：西医医疗师是用药物治疗，所以是永远都治不好心理病的，只有把病人越治越昏昏沉沉。我是用言语开导化解，所用的言语要精简一针见血的。如果必要，就再加脚部指压。当病人的心绪悟通了，心病解开了病就好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还住在雅加达时，马德拉(Matira)杂志的主编希列卡儿(Siregar)就常常介绍好多心理病人给我治疗，还亲自带我去三保垄和日惹给那边的高官做治疗，记得一个警察高官是得了抑郁症，文官只是普通的心理病，表现的症狀是身体感到寒冷，再热的天气也要穿厚厚的暖衣御寒。

“你们的太极教练知道这样的事吗？”我接着再问。

“他看到那些富婆都巴结得不得了，那会管到我的事。”她辛辛然地说。

“喔，哪他是一条会摇尾巴的哈巴狗。”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她兴奋得笑个不停。

她兴奋地笑过以后，愣了一下，很自觉得自语说：“对了，我又何必为了狗的吠叫而凄苦呢！”

看来，她的心病解除了，现在只剩下腰痛哪就好治了。

我对她说：“太极，就不用练了，我教你一招天龙神功的弯腰伏地功，你练它一个礼拜，你的腰痛，就会好啦。”

她好了以后，还会时常来看我，她是一个很知恩念恩的人，在我搬到加拿大居住以后，她就和我用WA联系，她告诉我，到现在她还一直练天龙神功的弯腰伏地功，她还教会她的姐姐，现在她们是两个人一起练的。

懂得感恩的人，老天爷是会保佑的。

台安，

末学 林杨陈

2021年5月1日，乔治顿，加拿大